

程

史

世

世

世

程史卷第五 十三則

相臺岳珂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 赦文曰
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
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元术讀之
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
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
以孽子熺及其黨程克俊補鰲故其文曰上穹悔禍
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

相護是
舊字

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光宗廟諱
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
啓 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 長樂之慈顏於
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
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
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
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 君王赦奉春時語
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
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

端仁

爲余言其姁張氏不欲名

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獐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鞠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賊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

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兇虐當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關陞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負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白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

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
詡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
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
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
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緡識于霸東周氏兩
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惕日忽夜
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
銜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旦質之左銓
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
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厚以饋而問

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汙事何庸知我旣而班見如
彛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閤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
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
見所書功閤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
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
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
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寅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
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
顧隸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蓋
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
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
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
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
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
伎流角智輒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
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

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

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
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 徽宗內禪稱 上
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
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 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 嘉定己巳歲
游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
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鵠張闖
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達路號于邦
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斂之心也

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
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
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
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
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
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基以裒兵會有 詔池陽
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
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
窮越山而跳繫道流而奪其中衣僞爲迸逸者告于
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

而幟矗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刀斗鞞輅四發益信其
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
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嘯而竟莫有出者
宮既蕩盡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 朝廷初聞仲虎
失守亟 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
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
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
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
市而居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
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今

尚未完匹夫奮草莽凶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即市恩
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敗
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旣戰而棄鄆兀术入之即日集
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
盤薄不得進兀术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自
度不習舟楫挽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
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
术慨然歎曰昔唐丘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

下令反棹其日 御舟將如館頭亦遏于風不爾幾
殆蓋天褫其魄而開 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
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
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旣與 子 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
時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
淳熙中 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 躬
朝 德壽從容醺 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
堅忍終於有成而已 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

于選德殿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
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
文不妥帖僅即其近侶爲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
旣而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
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
而是之遂爲第一蓋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
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
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

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
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
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大陸梁府儒空有酈好漢摠
無張曹趙扶 開寶王徐賣 靖康此時無一盞淚
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
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
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
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
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
讀王荊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

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
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
同一題而喑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
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

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

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
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
其欲時何秩未負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
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